

每天“渔舟唱晚”时

□南京 刘跃清

中央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是名曲“渔舟唱晚”，它仿佛一位老朋友，每天夜色渐浓时，伴随着锅碗瓢盆声，父母的唠叨声，孩子们的欢笑声飘入万家灯火。

舒缓宁静的“渔舟唱晚”让人神思万里，飘然物外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但很多独在他乡的游子一听到这音乐，就淅淅沥沥地想家。“细雨梦回鸡塞远”，回想起当兵的苦寒岁月，那时候上级要求每个连队每天晚上七点组织收看中央台的“新闻联播”，对于稍后的天气预报倒没做什么规定，但很多兵在“新闻联播”后总要默默地坐一会儿，默默地看完天气预报，眼神里有小溪流水一样的温柔。那一刻，战士的父母也许正坐在电视机前关注部队驻地的天气，在心里悄然给年轻的战士披上一件寒衣。

一曲“渔舟唱晚”伴奏的是千家万户不同的温馨画面。我老家湖南，当兵在南京，妻子是四川雅安人，婚后很长时间两地分居，我是“娶了媳妇忘了娘”，每年一休探亲假就往四川跑。中央台播报天气预报时，正是人们吃晚饭时间，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，孩子们在奔

跑打闹，大人们絮话家常，丈母娘永远乐呵呵地在厨房里忙碌，当快要播报成都的天气时，稚子与他年龄相仿的表弟，小老虎一样争着抢着冲向厨房，边跑边喊：“婆婆，天气要爆（报）了！”孩子们憨态可掬，天真活泼，一大家子其乐融融，闲适从容，丈母娘每一天要看到天气播报，那一天的晚饭才算圆满……转眼孩子们纷纷长大，各奔东西，我们渐已老去，老人如风中烛光。老屋拆除，时过境迁，人去物非。

老丈人去世后，我整理老人家的遗物时，在其“专坐”下翻出一个厚厚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几个女儿所在城市每一天的天气预报，那么多年，做一件那么枯燥无味的事，他记录这些东西有意义吗？能左右天气，还是能调节心情？他甚至从没告诉过我们，只是在我们偶尔打电话回去，快挂电话时他看似无意地搭一句，你们那明天要落雨或降温啰，要加件衣服或出门时记得带上雨伞。我们能想象出他记录天气时的神情，满脸慈祥，嘴角微笑，侧耳细听，一笔一划，记得认真。老人记录的不仅仅是天气预报，是一份衰老病痛朝朝

暮暮的落寞心情，是一份深藏心底无法传递的舐犊亲情，是一份千丝万缕欲说还休的无言牵挂。在本子的最后老人留下遗言，大意是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女们要和睦团结，珍惜亲情。“托体同山阿”，老人什么都没留下，但又什么都留下了，留下宛如“渔舟唱晚”一样徐缓深沉、润物无声的情和爱。

如今，丈母娘接过老丈人的纸和笔，接着记南京、广州、成都几地的天气预报，每天如小学生完成作业一样，细致工整。客厅里的电视就那么整天开着，直到深夜还开着，她大多数时候歪在沙发角落里昏昏欲睡或干脆打盹，这时如果谁上去把电视关掉，她马上醒过来，嘟囔着：“我正在看呢。”

很多事物在日新月异，一日千里地变，还好，有中央台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——“渔舟唱晚”多年没变，无论你成功荣耀或落魄苟且，青春年少或容颜苍老，家就在那儿，灯火就在那儿，白发斑斑的双亲在那儿翘首盼你回家，循着每天晚上的“渔舟唱晚”你就能回到温暖的家。

山中琐记

□南京 阿岚阿岚

冬天了，中午太阳烈得烤人，夜里又冻得青面獠牙。花儿一件件的凋零，只有蝥（右邻，网名）送的粉色菊还在勉力支撑。

贵人果亦落得差不多了，挂在树上的几颗皱皱的呈暗紫色，像老妪的脸。柠檬树结了三枚果，金灿灿的蛮讨喜。前两天外墙装修毕，老农替我往回搬时太不小心，碰掉了一颗大的，唉，我只得拿它洗净切片给小外孙吮。小外孙能耐大，顶不怕酸，柠檬他就是这么吃的，都不用费事泡水喝。木槿花原有俩花苞，也是我大意失荆州，现存的那个我极珍爱，天天看着它变大、变红，期待它开花。专吃叶子的辣椒苗发了不少叶芽，早些天就搬回屋里了，希望它蓬勃旺盛，长得密密麻麻。冬寒菜播了几小块地，盆里缸里都有，天太冷了，不怎么肯长，两片圆圆的小叶儿，倒是玲珑

可爱。院外扩建了花坛，王师傅他们跑到后山上捡来很多的火山石垒起来，远看也很是壮观的。其间种植了鸢尾，移栽了盛开着的菊花脑，又上网买了八十枚共三色蒜头似的耐寒种球，叫风雨兰的，全都种下去了，不知来年会不会如期开花？地里的白菜、大蒜、萝卜、胡萝卜都绿绿的，瘦瘦的，是秋播时未施足肥的缘故。彼时羊粪断档了，无处可寻，只好赶集买了些芝麻饼子撒进去，看来肥力欠缺。昨日给小青菜覆上了膜，王师傅说这样肯长，希望过春节时能吃上青菜。

我的左邻换了新主，是父女俩，女子是搞培训的，周末回宁工作，其余时间返回天泉湖种菜。她已同朋友们夸下海口，要种菜给他们吃。在南京她请教过种菜专家了，所以种起菜来还有模有样的。她的老父亲周日就留守这里，与他为伴的是只

小小狗。狗也乖巧，难得吠两声。老人家从不起早，因为也没太多事，只是给菜地浇浇水而已。有时见他抱着眯着眼儿打瞌睡的小狗在田埂上转悠，哼着小曲，同小狗说说话，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，但看起来老人家心情甚好悠哉悠哉。左邻曾送自制肉包给我尝，我夸她手巧，她倒也不谦虚，说她上辈子可能是厨子。说实话肉包味道确实不错，我也回赠了椒盐花生米和糖醋油面筋塞肉给她。早晨在院子里一照面，女子就笑笑地说做得跟她妈妈简直一个味儿——都是江南人嘛！

蝥的院子枯萎得厉害，只有星星点点的菊花脑还在寂寞地开。那只可爱的小冬瓜蝥已让她妹妹摘下赠予了我，现在只剩下三棵树默默等待着主人。我不想再说对他们的想念，只祈祷他们身体好好的，明春早些回来。

考场外

□南京 刘月雄

正值周末，九点开始的考试，七点半不到，局全体人员已分于学校内外了。

由于疫情，南京考区的全国会计中级资格考试，延至11月中旬。我区考点报名的有1300多人，为防患于未然，负责检录的五组成员，序列于学校门口，分别核对考生的身份证和准考证是否吻合，是否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健康码绿码、不带*的行程码和健康状况承诺书。

待无误后，就轮到我们这些“守门员”了，一番提示，“把口罩摘下来，身份证贴好，对好屏”，以便人脸识别仪和体温检测器两位“考官”对考生的最后验证。人脸识别仪有时太淘气，任人左顾右盼，前探后侧，或眨眼或张嘴，也难入其“法眼”，“是不是身份证上没戴眼镜，把眼镜取了看看”，是

不是头发挡住了，捋一捋”，“是不是个子太高了，蹲一蹲看看”……一旦被我们识破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来了个胖小伙子，见我这边的仪器没给他好脸色，忙换了旁边组，试了几次，还是不变的红屏，急得开始抓耳挠腮，“是不是衣服穿得太多，把外套脱了看看”，他很无奈，没想到，一脱即成功验明正身，乐得我们哈哈大笑，原来仪器也嫌肥瘦。

来来去去的考生，或小心，或散漫，或急切，或迟缓，时光交叠，我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忙于投入一场场专业考试，带着些许紧张与期待；那样的日子，努力而不知疲倦，蕴藏着一股力量，至今仍鞭策着不再年轻的我继续追赶。我不得由轻推考生们的后背，“好了”，想着这股力的助推，他们能奋力向前……

考生情形各异，有的没带笔，

还好，我们已提前备好部分考试用品和待签的健康承诺书；有的是临时身份证，两名公安同志，可随时为之答疑解惑；有些考生无法提供及时的核酸检测证明，政策可延后，倘若是最后一年必考科目，明年的考试成绩依然有效，只可惜又要等上一年。

特殊时期，方方面面不容疏忽，时时刻刻不容懈怠。这是个大家一起加油的时代，单凭个人埋头紧赶已不容易走远，需彼此同心协力，全力以赴，才能走得更快更远。犹如一场考试，若答错题万无一失，我们要竭尽全力，与时俱进，才能全面知晓，全盘考虑。

我们的生活、学习和工作，不就是一场场这样的考试吗？其间凝聚了多少心力，背后酝酿了多长时间，抵达的人生也许就是不一样的尘世和境遇了。

父亲

□南京 木兰

人生就像一张白纸，时光流逝，笔尖流转，于是，白纸便有了故事。

父亲的故事，要从1978年说起。那一年，中国恢复高考，正在海安县刀片厂中学半工半读的父父亲，主动报了名。他知道，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从不放弃、从小热爱学习的父亲，成功考入扬州师范学院数学系，成为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大学生。毕业后，他分配至海安李堡中学任教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父亲要把这一人生信条和人生经验，传递给他的学生们。

5年后，父亲调海安县教师进修学校，在这里，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——

记得那些年的元宵节，父亲都会在家中，和母亲一起煮好一大锅汤圆，端到教室分给学生们，因为在父亲看来，正德厚生，止于至善，老师对学生，多好都不为过。

记得那些年的寒冬，早晨学校广播响起，天刚蒙蒙亮，父亲便第一个去操场，以身作则、言传身教，陪寄宿生一起晨跑、做操，他说好好学习，得先有一个好身体、好体力。

作为班主任，父亲有一个习惯，很多早自习、晚自修，不是他值班，他也会出现。一位学生这样回忆说，班主任殷老师总是会从后门门偷偷看我们，并露出标志性的摇头动作，和严厉的眼神，大家便都不敢说话，埋头写作业了。

当然，父亲也是学生心中最牛的数学老师。他因材施教，潜心整理的手抄版殷氏高考秘卷，让多届高考生获益；当然，我也是获益者之一。作为一个文科生，当年高考数学124分的成绩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时隔17年，我还是想说一

腌菜回忆

□南京 张学庆

到了腌菜的时节，总会勾起我的许多回忆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没到小雪，家家户户就把大缸小坛子翻了出来。一年中的头等大事就是腌菜，腌菜是每家每户冬天不可缺少的菜，吃到开春都不会断。

那个时候，腌菜是按计划供应的，凭购物证或发放的腌菜票。虽说凭计划但还必须排队，我那时才六七岁，天不亮就被窝里爬出来到菜场指定的地点排队，没想到前面连菜篮加砖头已有十来个人。去迟了，早晨买不到就要等到下午。有的人家不够吃还四处找人想办法多买一点。记得门口有个邻居在菜场上班，到了这个季节可吃香了，找他帮忙能多买个十斤八斤的，因此还欠下了人情债。

菜买回来，要晒两三天，晒菜也很头疼。院子小、人家多要抢地方，门口的台阶，朝南的墙根，马路边的路牙，低矮的房顶上，在树上拴根绳子挂着晒。楼上的人家直接晒在窗台上，走廊的扶手上，反

声，谢谢你，老爸。

这些天，我又听了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，很多都是我不知晓的。在老同学心中，父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典型学霸，不仅文化成绩好，下棋、唱歌、游泳、猜谜、打乒乓球，他都擅长；在老同事心中，他是朴实无华、勤勤恳恳、才华横溢，老实了一辈子却又永远热人肠的老殷。他教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，但他们都来了，来送殷老师，他们对我说：“你爸是位好老师，他是最暖心、最具亲和力的老师。”“他总对我们说，不能好高骛远，要脚踏实地。”“殷老师叮嘱我要考教师资格证，将来也做一位好老师”……

在父亲60岁的生命里，学校教育填满了他2/3的人生，39年从教路，十多届毕业生，几百上千名学生……父亲用自己的实践，映照了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那句话：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。

通过这些故事，我也更加理解，是什么支撑了父亲这一路走来，不计回报地倾情付出，是每一位成长成才的学子，是每一次感化心灵的共情，是一位人民教师立德树人的伟大理想。

当一切美好戛然而止，往事只能成追忆。我们也只能和你，硬生生地“断舍离”。2021年11月，病魔无情地带走了你，我们和你一起战斗了21个月，还是没能迎来奇迹。好在，天堂没有病痛，父亲你可以好好休息了……也请你放心，母亲和我，还有你的学生们，都带着你留给我们的美好，继续前行。

往事交给岁月整理，未来留给时间证明。殷殷话语犹在耳，化作江海共沉吟。父亲，一路走好，殷永宜老师，一路走好，我们永远怀念你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66 号

投稿邮箱: xinfukan2@126.com